

呼吸藓

伊安·R·麦克劳德 著

刘锦青 译

伊安·R·麦克劳德,20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新作家之一。进入新世纪之后,他的作品也日臻成熟。他的很多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主要发表在《交叉地带》、《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奇异故事》、《惊奇》和《幻想与科幻杂志》等杂志上,其中一些作品被收入不同的年度选集中。如1990年,他的三个短篇分别被选入三部年度最佳专集。我们在第8-13辑、第15-16辑和第19辑年度选集中分别收录了他的作品。199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巨轮》并受到好评,随后他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星光之旅》。1999年,他的短篇小说《夏日的岛屿》赢得了世界幻想奖。2000年,他的短篇小说《泼辣姑娘》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幻想奖。他的最新作品是《光速时代》。目前,同妻子及小女儿住在英国的伊恩·R·麦克劳德,正在着手写几部新小说。

在《呼吸藓》这部小说中,他带我们穿越星系,进入几千年之后的未来。这是关于一个女孩成长为女人的故事,描写了爱、损失、悲剧和救赎。故事发生在一个生动丰富的世界。

1

那一年贾丽莱十二岁，正逢哈巴拉星球的软雨季节。贾丽莱和她的母亲们从塔布瑟高原出发，穿过高山来到海岸地带。对她们所有人来说，从高原到海岸的旅行是一次慢悠悠的发现之旅。整个世界充满新鲜的潮湿气味。她们的坐骑哈亚旺也生锈了。它们巨大扁平的脚板踩在稍带紫色的绿色灌木丛中，发出沙沙的响声。贾丽莱看到了只在梦幻帐篷中见过的悬崖和天然城堡。她们的远祖过去搭建了一些高高的吊索，她们就在这些吊索上滑行。贾丽莱本来担心吊索的绳子太脆弱太陈旧，上去后才发现它们结实而精致。巨大的支架在薄雾中像巨人一样举着吊索，发出轻柔的嗡嗡声，用一个个巨大的蚕茧欢迎她和她的坐骑罗宾，毫不费力地把她们拥入怀中。她们在吊索上摇晃着，向下面灰绿色的深处荡落，感觉像在飞翔。

她们一路向低处走，可是却感到地势在上升。这是这次充满发现的旅途中最奇怪的发现。她们不断地感到是在“向上”，而不是“向下”。贾丽莱曾经在梦幻帐篷中学习过，知道塔布瑟高原的空气比较稀薄。在高原她们离星星是那么近，以至当贾丽莱出生时，帕娃连忙在她脸上扣上一个面具，直到呼吸管植入她的肺中，面具才被摘掉。高原的天色总是很晴朗，总是凉爽宜人。太阳一整天都会从蓝黑色的天空中射出白光，猛烈而寒冷。满天的星斗也是一样。当贾丽莱在水晶树林中奔跑的时候，她从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她的母亲们向她微笑，偶尔会提醒她：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

现在，这一天终于降临到她的头上了。她的坐骑罗宾在尤罗森林中的蜿蜒小路上穿行——尤罗树有褶皱的棕色树干和柔软的绿色叶子，酷似外星的物种。她们走出森林，发现脚下是一片平坦的大地，向地平线展开。这是她第一次瞥见遥远平坦的海岸，而身后的那片土地看起来是那么高。

指挂在吊索上形似贝壳的搭乘装置

她们走向海岸，高山在她们身后形成一个海湾。这里有很多人。可能不像贾丽莱读过的《一万零一个世界》故事中的人物那么多，但她相信也不会少多少。城里的建筑物拥挤在一起，彼此的间隔小得难以置信。她走在城中的街道上，尽量不去好奇地盯着来往行人的脸看个不停。这么多人家，她永远不可能认识这么多家庭。

这个城市被称作爱尔简伯城。贾丽莱感到欣慰的是，她们的居所离城里还有一段距离。海岸边有一条曲折的蓝黑色小路，向上分出一条不引人注意的蜿蜒的土路，走上去就会看到她们的居所。居所需要做很多修缮工作，她的义母利亚离开这里很久了，房子一直荒着。居所的墙是石头砌成的。用主要取材于长在山上的那种奇怪的尤罗树修建的屋顶，很多地方已经下陷、裂开，或者化为一片混乱。混乱无处不在，似乎要包容一切。哈亚旺被安置在临时畜栏中，它们也需要经过休养，才能适应新气候。母亲帕娃负责制造必需的药剂，以修补它们生锈的金属和筋肉之间流血的连接处，消除它们脸上长出的霉菌。那些霉菌点缀在它们没有表情的长脸上，就像缓慢流动的眼泪。贾丽莱本来会对罗宾在新气候中遭受的痛苦感到难过，可是她已经无暇顾及罗宾，因为她自己也备受折磨。海边空气含氧量太高，每次呼吸都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一次可怕的肺部运动。吸入这种咸湿、富含孢子的空气，就像在用吸管喝汤。贾丽莱先发了一段时间的烧，然后身上像罗宾一样长了霉菌，甚至在令人窘迫的地方也长了。更让人生气的是，她的生母阿南克和义母利亚都对她的不适和高烧毫不在意，就连帕娃也一样。她们含糊地向她保证，她们年轻时也经历过这些。再说天气很快就会变的。贾丽莱的一生都在不变的凉爽气候中度过，在那里，风只从一个方向吹来，水晶树像冰块一样叮当作响。她不明白母亲们说的最后一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惟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的情况更糟了。雨点击打在居所破漏的屋顶上，就像在敲鼓一样。雨水流下来，蓄积在院子里的临时遮雨篷上，一不小心碰上就会灌一脖子水。雾气从各处没有玻璃的窗子飘进来。还有

那些山，大多数时候它们似乎是由云朵构成的，有时更是完全看不见。她在咳嗽。一种奇怪的东西咳在手上，又黏又滑，绿色的，就像这里遍地的泥浆。一天早晨，贾丽莱醒来了，感到身体的一部分正在破裂。她跌跌绊绊地从帐篷中跑出去，穿过搭建在居所四周的脚手架，赤脚走上泥泞的土路，穿过静悄悄的黑色道路，来到海滩。没有什么理由，她只感到有一种想逃走的冲动。

她站在乱石之间喘息。她的长发稀疏，皮肤发痒。她的喉咙后面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肺部。贾丽莱知道这东西早已在那里扎根生长。她开始咳嗽，一生中从来没有咳得这么厉害。更多的绿色物质溅到她手上，从下巴流下来。贾丽莱弯下腰，许多东西夹带着鲜血喷涌而出。那么多，假如这些东西大部分不是绿色的，她就会肯定自己已经把肺咳出来了。贾丽莱从来没有想到，世上竟有这么折磨人的事情。

最后，咳嗽终于慢慢停止了。她在睡衣上擦了擦手，周围的岩石都被染绿了。这是呼吸藓。正是这种东西使她能在高原地区活下来。现在看看这些玩意儿！贾丽莱慢慢地、小心地呼吸一次，然后又一次。她的喉咙发疼，头部也怦怦地跳着疼。但现在，呼吸突然显得非常容易。她穿过海滩往回走，在晨雾中回到居所。她的母亲们正在吃早饭，贾丽莱坐到她们旁边，没说一句话，开始吃饭。

那天晚上，贾丽莱在黑暗中躺在她的帐篷里，极力不去注意雨点落下、漏进房屋的声音。这时阿南克过来，坐到了贾丽莱身边。即使是现在，当她的生母用双手抚摸她的脸的时候，那种气味和感觉仍像高原上的沙漠，像岩石在星光下散发出的热量：粗糙、干净而温暖。假如在几个月前，贾丽莱可能已经哭出来了。

“也许现在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觉得最好不要告诉你呼吸藓的事情……”

这是一个问句，但贾丽莱没有理会。这一切，她们原来早就知道！她仍在生气。

“用不了多久，你的身体还会发生别的变化。这些变化和这个地方

没有关系。现在我应该全都告诉你，即使你可能会说自己早就知道……”

阿南克用温暖、粗糙的手指抚摸着她的头发，向她揭示了成长的秘密，告诉贾丽莱将要发生的变化、隆起和生长。贾丽莱从没想过这些事会真正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它们好像全是这片散发着恶臭的低地带来的。贾丽莱想起了风的声音，塔布瑟高原的风缠绕着水晶树发出叮当的响声。她想起干燥的风拂过脸庞的感觉。而这里，潮湿的空气似乎在围困着她。她想奔跑，她想逃走。

爱尔简伯城虽小，却是贾丽莱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当母亲们修复居所时，她很快开始主动要求去城里跑腿办事。她曾经习惯于广阔的空间，辽阔的地平线。而在这里，每一个拐弯处都有惊奇和变化。人们面貌不同，口音相异。她们把洗过的衣物晾在街道上空，在公共场合吵架、吸烟。有些人用两只手吃饭。你路过的时候，她们会直直地盯着你看；如果你反过来盯着她们，她们也毫不介意。这里有陌生的景象和气味。在某些特定的日子会有集市，贾丽莱永远不知道这些日子到底是怎么计算的。集市上出售各种闪亮的、华丽的、发出臭味的、令人恶心的、吸引人的物品。这里有最奇怪、最奇妙的东西：来自外星的水果；形似昆虫的调味品；可以制作成调味品的昆虫。有大量贾丽莱想不出用途的物品。还有极轻极薄、色彩亮丽的丝绸，就像吹来的星光。看到这些丝绸时，她强烈地想拥有它们。这里也有外星人，有时会看到他们在爱尔简伯城的街道上闲逛。有的外星人从他们高高的头盔的视窗上向你望下来，就像镶在古老像框中的旧照片。有的随身携带着自己星球的大气，像一个巨大的冒泡的水烟袋。有的被包在自己星球灰色的海水中，在里面翻滚，就像裹在育婴囊中的小孩。还有些则像放大的制作调料的昆虫，假如你离他们太近，他们周围的空气会发出愤怒的啪啪声。这些外星人有一个共同点：贾丽莱直愣愣地望着他们或尾随他们时，他们似乎全都若无其事。贾丽莱办完事，经常很晚才回家，有时她甚至会完全

忘记要做的事情。

一天，贾丽莱早晨出发，中午回来时，忘了该拿的工具，甚至连要带的东西的名称和用途都想不起来。利亚说：“你必须学会习惯这些事情。假如每件事都让你感到惊奇，这个世界就不会成为你的家。别的世界也不会。”但贾丽莱并不介意这些事让她惊奇；事实上，她在享受这些惊奇。有一次，当脚手架上需要一个能生长的新水晶时，贾丽莱请求让她去，母亲们最后终于发慈悲，答应了她，同时向她摇着头，以示警告。

雨终于停了，至少一整天没有下。贾丽莱沿着海边的小路走向破旧的爱尔简伯城。在她眼里，一切还是那么绿那么湿。她明白雨还会再下。但总的来说雨势在减弱，而天气也越来越热。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人能预测哈巴拉星球的夏季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如何到来。贾丽莱看到一些小船。女渔民们乘坐着这些小帆船，穿行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之间。白背鱼群在海洋中四处游荡，它们的踪迹无法预知，只能猜测。变化莫测的环境主宰着女渔民的一生。与塔布瑟高原相比，海边的生活是如此不可预测：市场、人、洗好的衣物、太阳，还有外星人。甚至连哈巴拉星球的两个月亮哈亚和瓦拉都跟高原上不一样了，它们躲在云朵后面，像陷在棉花中的圆炮弹，推拉着海洋，形成潮汐。退潮的时候，贾丽莱经常从长长的石砾沙滩的防波堤走过去，这是一条通向市中心的捷径。然而今天，当她爬上防波堤时，她看到的景象让她大吃一惊。

那里有一条船，高高地吊离水面。这条船比一般的小帆船更长，颜色更深，看起来也更重。船头有一个摇摇欲坠的船舱。船尾有一个巨大的绞盘，它是那么大，以至贾丽莱禁不住怀疑：假如船在水中，绞盘是不是会把船弄翻。但吸引贾丽莱的不是那条船，而是那个在船上用力拉着绳子的人。即使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她的行动举止看起来也是那么与众不同。是个外星人？但她是人类呀。这个人光着脚，穿着破旧的短裤，赤裸上身，胸部几乎像贾丽莱的一样扁平。这人可能和贾丽莱一样大，体重也差不多。贾丽莱还不习惯向陌生人介绍自己，但她决心至少

过去看看，假装对这条奇怪的船感兴趣。

“砰”的一声响，这个人把另一圈绳子扔下船舷，带起一股咸腥的海风。她在海上被晒成了深棕色，长发束在身后，肩膀很宽。她的举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又不完全对头，好像她背上某一处多了一个关节似的。贾丽莱从防波堤跳到石砾沙滩上，发出“啪”的一声。这个人抬起头来。贾丽莱看到了她的脸，大鼻子、大下巴。她的身材又扁又平，哪怕是小孩做的泥人也比她好看。

“你是来帮我的吗？”

贾丽莱耸耸肩：“也可以这么说。”

“你的口音很有意思。”

她们面对面站着，那个人有灰色的眼睛，看起来是那么奇怪。可能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也许这就是贾丽莱感到奇怪的原因。贾丽莱听说有些人改变自己的形态，使自己能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她以前没有想过，但现在她想，呼吸藓说不定也是一种改变。可什么世界会要求一个人这么丑？贾丽莱怎么都想像不出来。

“每个人说话都很奇怪。”她回答说，“你的口音也很怪。”

“我是卡拉。这是我的声音，不是口音。”卡拉看了看自己两只布满油污的手，可能在想是不是擦干净，然后和贾丽莱握握手，后来决定不去费这个劲了。

“是吗？”

“你没明白，是吗？”卡拉的声音粗哑。卡拉笑的时候，面容变得很奇怪。

“明白什么？你只是个……”

——我是个男人。”卡拉从乱石滩上捡起一卷绳子，朝旁边的一卷点点头，“怎么样？你到底打不打算帮我？”

又下雨了。先是所谓的毛毛雨，然后变成骤雨。潮位涨得特别高。暴雨中，白色的闪电噼啪作响，风发出轰轰的声音。贾丽莱的母亲们告

诉她要耐心，要等待，还要记住这次去爱尔兰伯城要带的东西——这一次请一定记住，不要让我们浪费一天的时间，贾丽莱尼。她向爱尔兰伯城跋涉，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雨伞是另一种新东西，海边用品，没什么用处，好几次被风吹得向外翻。贾丽莱最后把它扔进了大海——那把雨伞快活地漂走了，好像大海才是它该去的地方。几乎所有小帆船都被拖上岸，放在道路的另一边，免得受到巨浪的冲击。但是没有卡拉的船。可能他——应该用表示男性的“他”，不是吗？——在海上。海上乌云中发出隆隆的声响，就像巨石翻滚。也许她根本没见过他，跟他的相逢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这一次，贾丽莱很快就回来了，并且带回了该带的东西。她把自己擦干，钻进梦幻帐篷，想尽可能找到关于男人这种生物的所有信息。假如还是几个月以前，还在塔布瑟高原，贾丽莱会坚持说自己当然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说她知道现在这个尴尬、有趣而艰难的时期，知道现在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但是现在，她没有把握了。卡拉很丑，有趣的粗嗓门，身上的气味也很奇怪。卡拉的样子像童话故事中的毛脸狼人，不过他好像不怎么喜欢大喊大叫、打架斗殴，或是把她劫持到他肮脏的洞穴中，也没有到处寻找没用的光溜溜的怪东西送给她。曾经有一次，贾丽莱的梦幻帐篷告诉她，由于某些她不了解的生物方面的原因，宇宙中曾经有过很多男人，差不多和女人的数目一样多。很显然，他们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贾丽莱开始查“强奸”这个词，来确定它是不是她想像和害怕的那件事。帮助卡拉拿绳子时，她特别注意观察过卡拉的短裤那个部位。贾丽莱不禁为卡拉难过，那东西既无用又丑陋。他的出生是一次意外，还是一个诅咒？贾丽莱开始睡意朦胧了。她最后学到的一件事是，卡拉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男人，他只是一个男孩，是相对于女孩而言的。他尚未成年。女孩是又一个古老的词汇。这以后，睡意征服了她，她又回到了塔布瑟高原的星光和水晶树下，和自己变幻的影子跳舞。她充满困惑。

第二天早晨，阳光仍然灿烂，好像它将永远照耀下去。贾丽莱走出

房间，来到刚建好的天井，看了一眼耀眼的阳光，似乎是问它，你上哪儿去了？每当贾丽莱从爱尔简伯城回来时，她的母亲们总是以这样的眼神看她。太阳以前就玩过这种把戏，看起来它好像会永远照耀下去，可到午饭时就隐藏到黑暗中去了。但是今天，阳光持续了一整天。第二天也是这样，然后是第三天。这样连续半个月之后，连贾丽莱也开始相信哈巴拉星球的夏季终于到来了。

昆虫和花朵好像疯了一样，展现出种种色彩，不断在人们眼前闪耀，从悬崖上一直延伸到大海边。大海很平静，四围镶了一道盐渍，就像一只巨大的动物在晒太阳。贾丽莱的梦幻帐篷里大多数时间仍然凉爽。现在，居所到处是高高的风塔、闪光的风扇和像井一样深的坑。假如正午到外面，又不在树荫下走，你会觉得有一只热铁盘不断敲打着你的脑袋。现在能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了。最后的雷暴和雾气过后，群山像清了清喉咙，终于庄严地向海岸线展示出自己的身姿。由低到高，山体由大片的森林逐渐变成石头，直上云霄。你可以一直抬头向上看，直到看得眼睛生疼。山脉之上是天空，这个季节总是蓝色的，火焰般刺眼的蓝色。甚至在午夜，你也能看到这种火焰的闪光和旋涡。

贾丽莱学会了听从母亲的建议，改变她的日常生活，以适应这种不可思议的、神经质的苛刻天气。假如你起得早，喝下大量的水，朝着西方爱陶曼星的方向鞠两次躬，这一天你就开了一个好头。这时，露珠还凝结在鞋和柱子上，空气轻柔而清爽，就像在贾丽莱梦中出现的幽灵般的女人的胳膊。然后是早餐时间、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阿南克和帕娃会测试贾丽莱的学习进度。到了中午，影子变得很短，地上的水汽都被蒸发干净了。很多小飞虫围绕着头乱飞。你只想一个人待着，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在一起。你会在梦幻帐篷里辗转反侧，汗流浹背，盼望着严寒和黑夜。有一两次，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做到，贾丽莱试着在中午徒步前往爱尔简伯城。不用说，那里所有商店都关门了。整个城市在热气下摇晃着，散发出臭味，像腐臭的果冻。她鼓起勇气返回居所，汗流浹

背，几乎是爬回来的，头也一跳一跳地疼。

到了晚上，世界又恢复了应有的秩序。只要没被山脉吞噬，爱陶曼星就会挂在东方的天空。暑热并没有消失，只是稍微缓和了些。在这个时候，贾丽莱的母亲们希望身边有人、食物和争论做伴。在哈巴拉星球惟一的海洋边，那些夜晚是贾丽莱能记得的早期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贾丽莱从孩子到成人的转变期。在这段时间里，惟一不变的是没完没了、令人着魔的变化。她们争论得多么激烈啊！她的义母利亚是年纪最大的母亲，头发像蜘蛛网一样蓬松，显示出她引以为傲的年龄。利亚说话或喝酒的时候会挥动手臂，吐出数不清的烟圈。小巧玲珑的帕娃，脸像肉豆蔻种子一样光滑，她有一双小巧而灵活的双手。她懂得那么多，但很少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三个母亲中，贾丽莱爱得最深最纯的是她的生母阿南克。阿南克说话前总会先触摸你，用她忧伤可爱的目光看着你，似乎触摸和目光比语言更重要。贾丽莱现在年龄大了，她也加入了争论。当然，她以前也总是加入这种争论。但是现在，她的话不再是母亲们不得不听的结结巴巴的废话，现在，她能对生活发表真正的、恰当的看法，是《一万零一个世界》里的人未曾想过的全新的观点……大多时间，贾丽莱的母亲们会聆听。有时候，她们甚至好像真的被女儿的智慧说服了。

经常有客人来参加这些晚间聚会。在塔布瑟高原，客人只是动物。人们会欢天喜地地欢迎它们，最后很不情愿地把它们放走，让它们继续旅行，穿过黑色的崎岖高原。在这里，人就像河滩上的石头一样常见，这里的气氛更加放松。有的时候，利亚会向镇上某些重要人物发出正式邀请。帕娃也会把自己在沙滩上寻找生物时偶然遇见的人带来。有时，阿南克会温柔地建议请邻居来（对贾丽莱来说，邻居又是一个新单词、新概念）。爱尔简伯是个小镇，重要人物通常也不那么尊贵；帕娃的海滩朋友通常像她自己一样害羞，不引人注目；而邻居则通常让人厌烦。尽管如此，大多数聚会贾丽莱仍然喜欢。只有这样，她才能遵循生命的自然规律，继续成长。

灯笼和手的舞动，海洋缓慢地呼吸。贾丽莱吃着夹心面包和弗尔^①，在一大堆水果中挑挑选选。大个头的夜间昆虫在灯笼周围飞舞，有时会落在她们的手上。因为携带着花粉，这些虫子闪闪发光。聚会和晚餐过后，她们有时会到海边散步。帕娃会给她们看一种嘴像轮子的奇怪生物，或指给她们看远处巨大的潮花海床。由于潮汐的变化，海床在夜间裸露出来，潮花有银色的、深红色的，或是其他光彩夺目的颜色。潮花的叶子在黑夜中摇摆，就像故事里岛屿上的椰子树在招手。

一天晚上，没有客人，她们远离城市的灯光漫步向北。帕娃不断捡拾东西，塞进一个银袋中。她准备用这些东西布置一个鱼缸，说是特意给贾丽莱做的，其实不如说是给帕娃自己的。这时，远处地平线忽然发出噼啪和轰轰的声音。贾丽莱本能地向上看去，以为会看到海边的星光被乌云笼罩，但是空气却清新而干净。海的那一边，噼啪和轰轰的声音仍在继续。一个冒烟的闪光的柱状物晃动着升上天空。夜晚在颤动，空气又热又咸，那个柱状物像一根手指，指甲冒着火焰，继续向天空攀升。几只几利鸟飞起又落在远处的礁石上，叫着，翅膀扑打着，像暗夜中的黑色影子。

“火箭季节开始了。”利亚说，“不知道有谁会来……”

2

现在，贾丽莱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熟人和朋友。在长寿的哈巴拉星球人类中，年轻人很少。住在爱尔简伯城的年轻人不断相聚又分开，像旋转的磁铁。这儿把单独居住的老年妇女叫玛瓦吉。许多很老的玛瓦吉因为岁数太大，已经失去了要妻子或居所陪伴的欲望。这些人一般都很古怪，但挺有意思，去拜访她们是一种解脱，可以避开同龄女孩子的小心眼和性嫉妒。她把拜访卡拉也看成一种逃避，跟玛瓦吉差不多。她喜欢帮他拾掇船，喜欢和他一起穿过海湾旅行。风从山脉边缘吹来，似乎带着凉意，吹干了他们脸上的汗水。

作者杜撰的食物。

在一个安静炎热的下午，卡拉带贾丽莱去看火箭基地。它在地平线的那一边，那次是他们走得最远的一次旅行。风鼓满了帆，他们在海上匆忙驶过。海水是一种透明的黑色。贾丽莱往水下看，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巨型海兽的白色影子。根据当地传说，这些巨兽曾经住在陆地上的天然城堡里，就是贾丽莱从塔布瑟高原下来时一路上看到的那些已经成为废墟的城堡。后来它们厌倦了阳光，又成群地返回到它们的出生地——海洋。也不知这些传说到底可不可信。贾丽莱是从卡拉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卡拉和别的住在海边的人不同，他对贾丽莱在高原的生活和那里星光闪烁的黑夜很感兴趣。作为回报，他给贾丽莱讲了许多关于海洋的故事。

船在前进、上升中，掀起白色的浪花。有点冷了。发射基地到底有多远？贾丽莱曾经在埃尔简伯城的码头观察那些飞行器起飞和返回。飞行器外形圆滑，有银色的舱门。从码头看，它们从水中的支架上起飞，似乎不需要火箭就可以向星星飞去。卡拉蹲在船头，身后就是那个破船舱。贾丽莱现在知道了，这个船舱里面装着信息素和抓钩，用来打捞海床上的潮花。这也是建造这艘船的目的。这艘船的船头没写名字，但卡拉给它起了很多名字，他常常会不加解释地忽然提出一个新名字。贾丽莱想：如果说卡拉有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善于谈话，也不善于解释，所以大家常常觉得他拒人于千里之外。但贾丽莱发现，如果你跟在卡拉旁边，不向他提问，大多数事情会自然而然逐渐明白起来的。

一般人常为卡拉感到遗憾，用贾丽莱看外星人的眼光看他，或是问这问那。卡拉只是耸耸肩，从不回答。随着贾丽莱渐渐了解了卡拉，她开始明白卡拉是多么痛恨别人这样待他，几乎跟她自己痛恨被别人看成普通人一样。“要知道，我是个男人。”一旦卡拉感到贾丽莱忘记了这一点，他就会提醒她。贾丽莱从没冒险指出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男孩。假如用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卡拉，他会变得十分敏感，好发脾气。卡拉的举止中有多少是源于他的性别，又有多少是源于他的个性，真是很难分

清。

卡拉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这更增加了他的怪异。这个男人是爱尔兰简伯城仅有的另一个男性。他们住在海边村落的另一端。由于血缘关系，卡拉称他为父亲。他的名字叫亚布拉，比卡拉更像贾丽莱读的故事里的男性。亚布拉几乎比所有人都高，长着黑色的胡子，穿着彩色长袍，有时也会赤裸着上身大踏步走来走去。亚布拉说起话来就像打雷。他经常大笑，一笑起来，牙齿就会在面具一样的胡须下闪闪发亮。问候别人时，他会拍打对方的后背，可没等别人回话，他似乎便已经失去了兴趣。亚布拉的工作是修船，他以此为生。干活的时候，他会吹口哨，大声唱歌，向路过的人挥手。卡拉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亚布拉带他来到了这个星球，具体的细节谁都不知道。他对待贾丽莱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大嗓门、露齿大笑。亚布拉跟那些在火箭季节来到这个星球的管状生物同样奇怪。那些生物在爱尔兰简伯城有一座大房子，用透明塑料建成，里面注满了冷冻的灰色黏性物质，这样它们就可以在里面生活。有一次，在阿南克的极力邀请下，亚布拉来到她们的居所。贾丽莱看着他喝下大量未经稀释的兹比酒，吐出茴香渣。后来，当他们在海边散步时，他把她拉到一边，一只沉重的手放在她的肩上，用不着边际雷霆般的低吼和她聊天。她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亚布拉，也没有假装自己能够理解他的话。

他们驶向火箭基地，船帆发出低沉的噼啪声。卡拉全神贯注，蹲在船头向前方凝视。溅起的水花打在他柔软的棕色身体上。贾丽莱几乎已经习惯他的外表了。毕竟他俩都有点与众不同。她的不同在于她来自山区，而他源于他的性别。两个人都喜欢独处，也都习惯和对方在一起时长时间沉默不语。他们从不问对方在想什么，也并不真正在意。他们珍视彼此的隐私。

“看——”卡拉奔向船舵。贾丽莱用力向后拉动船头三角帆。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微弱的风声。他们和他们无名而又有很多名字的船改变航向，驶入火箭基地。

火箭基地很像山脉，当你走近时，它会变得太大，以至看不清整体了。然而，除了地方大，这里是很让人失望的。没有人，到处乱糟糟的。火箭基地就像一个放大的爱尔简伯城，发出油污和垃圾的恶臭。那些巨大的水塔般的物体，可能就是太空船。收起船帆，划入充满油污的曲折的人工河道时，他们能看到这些太空船。太空船只是这个巨大复杂的浮岛的一小部分。浮岛的大部分是若隐若现的泊位。这些泊位是为拖轮和油轮准备的。拖轮和油轮在哈巴拉星球的海洋中平稳地从结冰的极点航行到赤道，运走或卸下文明生活的必需品，并收集从外星返回、坠落海中的货物。这些油轮都是庞大的巨兽，嗡嗡作响，阴森可怕，一点也看不出它们具有智能。油轮是如此巨大，接近它们时，看上去本该更大，但它们似乎已经大到了极点，在近处看也几乎没有变得更大。两个人在火箭基地没看到一个外星人，甚至连人类也没有看到。

开始返航时，贾丽莱心想，其实这次旅程在路上比到达后更有意思、更刺激。他们掉转船头，朝着海边山脉驶去。山脉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粉红色，贾丽莱心中涌起一种奇怪的企盼之情，几乎感到那是她的家了。直到能分辨出爱尔简伯城的朦胧灯火时，这种企盼才开始减弱。贾丽莱想，这就是想家吗？或者是别的什么？

现在是哈巴拉星球漫长的夏季。现在是火箭季节。贾丽莱谈起他们的旅行时，帕娃严厉地警告她，在发射期间接近火箭基地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然后，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现在，在地平线的那一边，火箭从早到晚轰鸣着爬上天空，给海岸带来一股微弱的硫磺和玫瑰的气味，也增加了大量热量。如果在夜晚到外面向天空望去，你有时能看到返回太空舱燃烧的彗星尾巴，向远处的海中坠去。

潮花的海床也在长大。早晨，当大地还没有被照得太刺眼的时候，爬到山上就会看到那些巨大绚丽的不断变化的地毯，每个图案和每个螺旋形花纹都是那么华丽，那么独特。夜晚，在梦幻帐篷里，贾丽莱有时想像她漂浮在潮花的海床之上，就像最古老的故事中那样。在梦中，贾丽莱坐在一张魔毯上，飞过不同的地形，夜晚凉爽的沙漠在她下面起

伏。她看到远处的宫殿，椰子树围绕在安静的小湖边，湖水反射出一个银色的月亮。在她的梦中，这个无限的沙漠好像覆盖着寒霜，像幻影一样流动出曲线和波浪，变得更加广阔，成了粉红色。当她从空中飞过时，那些曲线开始触摸她，变成了大腿和胸部，吹过沙丘的风变成了震颤的呼吸。

现在是哈巴拉星球漫长的夏季。现在是火箭季节。

贾丽莱的坐骑罗宾已经在帕娃的照料下完全恢复，并且适应了新环境。它身体两侧的锈迹已经消失，稀疏的灰色皮毛之下的身体没有血色，但显得很整洁。罗宾看上去瘦了轻了，连身上的味道也变了。像其他坐骑一样，现在的罗宾变得活泼好动，眼睛也变成了灰色。它好像已经不在意暑热了，甚至也不在意贾丽莱这段时间对它的怠慢。在海岸地带，人们都认为哈亚旺这种动物很昂贵，不舒适也不可靠。哈亚旺有着巨大的身体、扁平的大脚和长长的步伐。贾丽莱和她的母亲们有时骑着哈亚旺，穿过沙滩来到爱尔简伯城，她们得意地享受人们注视的目光和口哨声。当哈亚旺蹒跚着进入广场时，人们会在它们周围空出一块地方。卡拉是这些人中少数有兴趣骑哈亚旺的人之一。贾丽莱很高兴教他，给他演示如何发出指令，如何推它们，以及什么时候不能在它们的前面和后面走动。坐在这种动物背上，感觉就像海上起伏的波浪一样。现在贾丽莱已经熟悉卡拉的船了，在体验了头痛恶心后，她开始喜欢环境的变化了。

塔布瑟高原有一句俗语：要从哈亚旺上摔下来九十九次以后，才能学会驾驭它。而卡拉证明这句话是错的——他已经摔下来上百次了。贾丽莱为他挑选了利亚的坐骑阿布，因为阿布最高大、最聪明。除非觉得受到威胁，它的脾气始终是最好的。利亚比其他母亲更在意这里人们的看法和习俗，她很少骑阿布。贾丽莱注意到，家养的动物看到卡拉或闻到他的气味时，经常会举止异常，但卡拉知道如何接近它们。阿布曾经试图咬他的腿，但现在，他已经和阿布建立起了信任和理解。贾丽莱为

他们搭配得很好。这两位，坐骑和人，都是既骄傲又孤僻。他们相处得很开心，不放过任何尝试的机会。在历史记录中，所有的坐骑都是雌性。贾丽莱想，在阿布傲慢俯瞰的目光中是否还留有雄性的影子？

现在是夏季。下午，大地笼罩在一片刺眼的阳光中。骑哈亚旺最好的时间是早晨。爱尔简伯城的北面有海岸、盐滩和草地，有可以跳过去的篱笆，还有乱叫的野狗。城南有岩石和树林，有伸向未知远方的蜿蜒小路，还有数不清的海岬和悬崖，如果只看过一次，下次无论如何也无法分辨。南部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

“假如我们一直骑下去，会到什么地方？”

他们在一块河滩边的大石头上休息。这条溪流奔向大海，一路上形成很多小水塘，水塘中的水熠熠闪亮。刚才他们都在这溪流中喝过水。哈亚旺蹲伏在悬崖的阴影下，睡意正浓。刚到这里时，卡拉一下坐骑就直接走进了浮动的潮花中。贾丽莱也跟着他，不断惊喜地发出叫喊，因为她感到有无数的须蔓和花瓣拥着她。两人就像走进了一碗盛满花朵的汤里。卡拉沉入齐肩深的水中，开始游泳，贾丽莱却总是游不好。卡拉绕着她游动，向她泼水，嘲笑她，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彩缤纷。然后，他们爬上一块平坦的石头，脱下湿衣服放在烤热的石头上。他们自己也被蒸烤着，像两块新鲜面包。

“整个陆地是一个大岛。”贾丽莱回答卡拉的问题，“我们会回到出发的地方。”

卡拉摇摇头：“不会的……”

“那我们会到哪里？”

“回到一个与这里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那里的潮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也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卡拉把手指没入水中蘸了蘸，在他们中间一块烤热的平坦大石头上用纳斯卡文写字，贾丽莱认出了这是一首诗。没等她细细品味，前面的几行已经消失在干燥的空气中了。假如是在家里，和母亲、客人或是她的同龄人一起，卡拉刚才写的这些句子会引发长时间的辩论。可她和卡拉在一起时，这些句子只是放在那里，

卡拉写下来就不管了，他没有需要坚持的东西。贾丽莱想，卡拉身上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卡拉坐着的姿势使贾丽莱能看到他的生殖器。它洋洋得意地待在毛茸茸的小巢中，像一只小动物。贾丽莱几乎已经习惯看到它了，就像习惯了卡拉身体的其他特性一样。贾丽莱挠挠鼻子，拂掉沾在皮肤上像浸湿的彩纸一样的花瓣。贾丽莱对那个东西并没有特别的好奇。卡拉的身体虽然有趣，但贾丽莱更关心她自己的，特别是自己正在隆起的胸部。她的两个乳房仍然不一样大小。贾丽莱不知它们最后会不会长好，自己会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不讨人喜欢，怪模怪样。最好别想这些事了，只享受这阳光。阳光烤着她的肩膀，晾干、松开她的髻发。

“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卡拉问，“越来越热了……”

“干吗这么麻烦呢？你不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走，就会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吗？”

卡拉站起来：“想打赌吗？”

于是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走得更慢了，爬上小山，在山上不知名的森林中穿行。森林中的尤罗树和哈巴拉蘑菇的叶子缠绕在一起。听不见鸟叫，只有干燥的灌木丛被踩踏时发出的声音。他们低头躲避着树枝，然后跳下坐骑徒步前进，他们似乎陷入了梦境，迷失了方向，最后几乎决定回去了。但就在这时，他们走上了一条小路，于是又重新骑上了哈亚旺。眼前的树木消失了，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悬崖的顶部。悬崖高踞在闪烁的大海之上，如此之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想像。中午的酷热包围着他们。前方悬崖伸向海中，那里有一座被海中巨兽遗弃的天然城堡。人类到达这颗星球以前，那些巨兽就住在这里。城堡在酷热中摇曳闪亮，有些虚幻，但又很坚实。他们慢慢骑着哈亚旺向城堡前进。城堡看上去像个仙境，一部分是天然形成的，添加了屋顶和扶壁，还有灰黑色的山墙和样式复杂的大玻璃窗，窗子反射出大海的颜色。卡拉示意贾丽莱不要说话。他跳下阿布，把它牵进旁边森林的阴影，轻轻拂去它背上的小树枝。